

文

莊

集

五



謄錄監生臣范維城

謄錄監生臣卞爾巖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十三

宋 夏竦 撰

進策

議職官

臣聞官必正名職惟守器稽考古道職官惟稱自雲紀  
火號之立龍名鳥氏之設則有司存各供王事堯命羲  
和分掌四岳舜陟帝位官名攸序司空以宅百揆司徒  
以遜五品士典刑服虞掌上下秩宗以主三禮典樂以

諧八音垂若予工龍允朕命夏商官倍其名罕見五長  
分治方國六卿咸主軍事官告陳於左相百官聽於冢  
宰姬旦踐阼憲章昭備太宰授之以治法地官責之以  
教象宗伯主禮司馬布政秋官主典刑之任冬官司考  
工之職凡百有司皆正服位春秋列國陪臣命秩亡秦  
尚首商君立爵祖龍姁詫多設官名劉氏因緣遂成典  
故若漢官之制定名於祿百石而上差等十六或中或  
比頗正序列魏文盜漢乃設九品拓跋亂華爰分階從

梁氏置戎號之官隋室廣殿中之任其間南北離割羌戎猾亂兵革薦仍禮樂無度官以漸替職亦旋失有唐啟祚創置相因逮其末齒官號滋雜姑息將帥多加使領五代因循官次相迂國家削除前弊稽考故實損益沿革時謂適中但百執承事理有可疑建官分職職與官殊量材受爵爵與材異或隸官棘寺翻司大倉之粟繫職青宮乃主關市之征或呼為博士不通章句之學號為著作罔知筆削之事或終年典禮未聞因損之議

連歲執法詎有彈劾之號或明於科律不登讞獄之司  
長於規刺難希諫諍之列或寺人命秩於方牧降人受  
寵於通籍位以資升或過其材官以久遷或非其事人  
皆謂官為請俸之具位乃稱呼之號名實相違不可以  
訓語曰必也正名禮曰各司其局傳曰惟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又曰一日失職則死及之故宣尼嘉虞人之守  
官仲康罪義和之離次蓋官不易方守不假器陳力就  
列臣無虛受沐猴非戴冠之物方枘非圓鑿之偶函矢

之業不同庖祝之任有殊傳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  
亡則其政息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任官之道可不  
慎歟誠當稽堯舜之事行三代之法正其官司辨其職  
掌使上下之位無或僭差彼材彼技授之彼官此職此  
位付之此事位不以資惟其人遷不以久惟其材寺人  
可以厚祿而不可以峻權降人可以鉅賜而不可以華  
資若守帑藏倉庾之物主監推督責之局可別制官號  
畀之典守隆皇宋之禮法敬守文之功業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周官曰以儀辨等則人不越蓋任官惟賢不  
可不擇名以出言不可不正擇其賢則職舉職舉則政  
成正其名則事順事順則禮備立政自官始惟陛下恣  
念狂簡寬貸萬死則天下幸甚

慎爵祿

臣聞周官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  
蓋爵以待賢祿以待庸賢不及爵爵非其賢則民慢庸  
不及祿祿非其庸則民惰慢則廢德惰則無功故先王

重車服慎器名崇德報功以教天下國家鑒三代典章  
采漢唐故事文質彬彬不遠中道在於授受猶有所疑  
何則王者撥亂反正自家刑國賢哲並起攀龍附鳳及  
其功成治定猶議賢而封計庸而賞豈有守文之君應  
天承祖恭嗣皇器而藩邸臣僕驟升清貴師傅之官贊  
佐之吏輔翼之功宜被寵擢而鞭綏之御導從之隸競  
乘軺車爭受命服歲月之間遷擢非次以新聞舊頗為  
無謂昔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仲尼曰惜也不如多與

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其是之謂歟伏願陛下崇  
不諱之德采狂瞽之議改立名制垂法萬世使日月之  
光流被子孫

議選調

臣聞古爵五等裂地受封各命陪臣咸思俾乂秦滅六  
國分為郡縣百世因仍遂廢古制天下之治歸州縣州  
縣之治歸庶官歷代以來實難其選設吏部之曹張銓  
品之官鑒裁不同處置各異自非毛玠之尚苦節陳羣

之建九品山濤之識量任愷之忠直王泰之接待辛術  
之正明高孝恭之藻鑒裴行儉之博識欲其材器無遺  
與奪惟允雖悉誠竭力猶將不逮唐室之制入仕多門  
調選之間轉為繁總格式既冗貨賄滋豐九流遂失澄  
清官序遽成陵替國家膺天成命司牧元元分命庶官  
共治天下銓衡劇地公朝急務長定之格選集之期考  
課之規各有攸序奈審覈注擬出入多塗請求之賄旁  
午如雲令史之門衣冠若市貪夫優游於常調廉吏憤

悱於選門能材且患於循資庸器自安於久次以至州  
僚縣佐頗有廢事曠官一吏不循千民失所蓋吏部不  
勤慎擇多士有曠精求自乘貽災維鵜致誚紆民濟物  
諒在伊人誠當委注賢明專幹銓選竝稽往制擇善而  
從但人數寡少則題品易至賅賂不通則轉遷易公如  
其不逮抑之散地若有上材擢之非次無使恩出私門  
權歸吏手則精麤可別勞逸自分但衆官懷僥倖之心  
即萬國有治平之狀

過權要

臣聞祿不期驕而驕隨之位不期勢而勢隨之驕隨於  
祿則請謁者行勢在於位則附會者衆春秋則陪臣擅  
命兩漢則外戚弄權或近習怙寵姦閹亂法故士重抗  
衡人安左官直言陵折不辜伏次骨之刑回面阿從無  
功居當路之職魏晉隋唐其弊滋稔自非天生聖君代  
出良士雖峻其防猶或踰之國家應運革去前弊抑外  
族之權薄近臣之寵而猶肺腑之屬請謁所先貴游之

家聲勢相尚或身棲館舍拾高科如地芥親忝葭芋履  
青雲如平地巧言枉道乍要好爵矯辭內任或忝薦紳  
君子不必以言揚賢才不敢以直進伏遇陛下丕奉天  
德威揚震耀日月之光洞達幽遐願觀狂言陰察時弊  
有犯無隱不任戰懼

退巧官

臣聞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誠以君子修身踐言策  
名委質垂紳佩玉祿廩所豐雖夙夜憂勤盡瘁事國犯

顏色觸忌諱致君濟俗猶恨無補况季世澆薄忠信凌  
遲以巧詐為良圖以搢紳為美利司馬安四至九卿漢  
君子恥其巧官蓋官業固殊商販公朝豈尚諂諛直道  
事君三仕三黜與夫蘊畜巧心陰射上指致位卿相者  
豈同日道哉國家選用忠純精求黎獻中外輯睦遠邇  
肅雍奈人心如面不能成一或用取冗效而乖大體謀  
私利害而忘公家至有起自賤微驟登官路強為明敏  
剖析秋毫事至細微動煩旒宸謀身千計媚衆多塗觀



古良臣頗殊於是雖陛下法象天道恢大皇綱拯卹齊  
民招徠諫諍而上下之吏巧官尚多或濫施刑罰張皇  
威望修飾廚傳沽買名譽或妄獻謀畫炫耀心計陰行  
寵賂構求薦舉上負國恩下速民謗誠當廣示詢問深  
救弊訛抑退纖偽優用蹇諤稽復西漢之制歲馳八使  
之輪特遣英賢專任剛毅按行方國分驗治狀明賞信  
罰以御其下去邪決壅以蘇其民使清濁派分遠邇繩  
直則公家之惠膏潤四海陛下聰明無遠弗屆

制流外

臣聞張官設吏求材審能官司攸敘百姓允治古者旁  
求雋彥周制論辨材能六國談說受官嬴秦農戰入仕  
漢則孝廉有道之舉方正秀茂之科上計之制任子  
之令魏晉而降取士多門制度云繁官塗益雜唐革隋  
命因損舊儀置勳品九等自諸錄事及五省令史始焉  
謂之流外由是府胥獄掾垂帶拖紳名器忽矣陵遲官  
府莫之統一國家經始尚循唐制百司伎藝皆收之選

網守當之名勒留之號歸司出職頗繁有徒一命親民  
多乖治狀濟其抗弊抑有成規蓋府寺之吏書算之工  
因循久次不曉藝文及預官常何知政要可令申命司  
屬各限通一小經選集之期量加試難少識前言往行  
必知樂善嚮方不惟文德慶敷由是蒼生受賜願觀往  
古以適時宜

議國用

臣聞四代而下莫隆乎漢漢莫盛乎文景觀乎國用亦

以足矣古者什一而稅漢氏行田或三十稅一而錫賚  
勲戚動以萬計牛酒布帛米肉之賜屢至民間是時子  
弟分食租稅罕入縣官匈奴寇邊諸侯連禍兵革數起  
飛輓不絕官無鹽鐵之利門無舟車之算而民不告勞  
國用滋豐京師之錢貫朽難校太倉之粟腐敗不食阡  
陌之馬成羣守閭閻者食梁肉其故何哉國家開拓疆  
宇幅員億萬東南漸海西北暨戎內無列侯之國歲無  
民間之賜茶鹽金鐵之利水陸關市之征履畝而稅摧

酒而酤即山鑄錢臨海市舶一歲之入十倍漢初而用  
度區區未能豐羨非事勢不足抑取與之未至也夫民  
樂負販俗尚奢泰十夫里居游手大半仙釋之蠹巫覡  
之耗并兼之害吏胥之暴旦夕而有故元元爭欲採山  
煮海執技列肆以邀美利怠棄隴畝未始禁之及其俗  
弊將若之何夫文景之世賤商賈通關梁上敦儉素之  
化下無佛老之弊去肉刑舉賢良削父子相坐之律除  
誹謗妖言之罪耕籍田以勸農業降惠令以開民利減

服御損郎吏惜百金於露臺施瓦器於霸陵代馳道填  
蘭池人無禁錮之律馬無食粟之侈采金銀珠玉者坐  
以贓盜論故人人自樂趣本去末服勤穡事百姓足矣  
君孰不足皇家休息四海五十年間遭遇陛下天意淵  
默聖敬日躋承二帝之基當文景之辰四夷拭目仰觀  
太平伏願鑒漢興之事隆聖宋之業去無益禁游惰擇  
良吏敦稼政儉以率下簡以御物儉則用足簡則文寬  
用足則財生文寬則俗阜春秋之義王者體元以居正體

元足以御大中居正足以簡嗜慾建大中則簡自至矣  
節嗜慾則儉自至矣倣文景之治體春秋之義孜孜為  
善雖休勿休不十年間則國用充物風俗敦厚仁義可  
行法令可措猶將與三代相上下豈止於漢氏之比哉

去冗制

臣聞經國以體馭賢以爵國以體立必也宏遠賢以爵  
貴無或僭濫體國不大則制度叢脞爵賢不正則服位  
陵替仲尼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大體之謂也又曰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正爵之謂也故善為國者存其大體而削其叢脞用其正爵而去其陵替然則大中之道行於典憲矣國家誕膺駿命奄有萬國稽古垂法彝倫攸敘然承唐氏亂離之後撥五代分競之基冗制因緣或未全去臣聞身被命服即為王臣除官授職必聞賜誥豈有卑品之官州縣之職將拜絲綸之命乃輸綾紙之錢有識之徒誰不埋鬱况軍國之用動以萬計府藏之實何俟於此忍使壅之王澤責之泉布又聞唐室衰



弱兵在節鎮麾下從吏官皆假版皇家受命政出天子  
州郡職員因循舊式豈有笞撻之吏輿皂之役階敘銀  
青銜稱檢校或兼烏府之官或假青宮之秩禮制之間  
無乃僭矣惠愛之道在於此乎誠當特降詔書並削冗  
事諸如此比一切刊正書之信史垂耀百代

省錫賚

臣聞三年而郊古先王禮鬱鬯馨香昭事上帝歷代王  
者功成治定皆謹肆類永懷多福國家圓丘盛禮比隆

三代誕鴻恩行慶賜百官舞抃幅員胥悅但兵衛至衆  
頒賚至多府庫之實半供其費中民十家之賦禁衛一  
卒之賞五代亂離四方多事務推金帛姑息將吏聖宋  
有開因仍難改去之恐三軍缺望存之則支費無量山  
海之利桑穀之賦取之銖兩散之鉅億為國之計頗殊  
經久古者井田之法率民而戰今之軍伍祿養所豐旦  
暮受錢穀暄涼受繒絮居有連營行有駿駮遭遇郊享  
復覃恩賜夫兵不可富富則驕驕則內顧內顧則戰心

怠故善為將者使兵無餘財今若即更舊制必用釐革  
莫若別置軍衛之名統以將軍之號隆殺部伍高下其  
祿自百至千差為十等始則重加召募便從末部隸名  
滿則歲較伎能稍稍陞其等級不惟懽心浹洽兼使武  
藝厲精然後限其糧級無使別有覬覦舊兵漸以耗少  
新士且無規例不數十年陰省其費弓劍之習勇悍之  
氣戰鬥之心必愈於今然後可以輕賦斂寬筦權垂遺  
子孫足為良計

均賦斂

臣聞禹貢之典九州異賦周官之制五地殊征相其土  
宜平其斂法輕重等而民樂輸遠邇一而國章立夏后  
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雖皆什一  
之通制蓋有公田之定式國家疆理萬國敷同聲教務  
推惠育休息元元而地征之法未盡均一或同都鄰高  
下不等接畛聯疆桀貉有殊或地廣而稅鮮賦多而田  
寡或不腴受沃行之征上腴當淳鹵之賦植稻粱而課

菽麥無桑柘而責繭稅官府由是生姦豪右於焉得志  
無告之民積於罷弊伏願陛下霽雷霆之威采狂狷之  
辭申命有司特著稅令辨肥瘠之地定輕重之法分科  
列目第為九等上田十頃當賦若許下田百畝當稅幾  
何分詔能臣頒行天下履其地力裒多益寡斷長補短  
陸耕水耨並正其征沃野敞田各平其斂標列版圖百  
世不易垂之後嗣聖法可觀下民之患自除猾吏之欺  
斯絕易所謂聖人作而萬物覩者也

順時令

臣聞帝德法天地號令象四時八世之君靡不攸行春  
夏去桎梏無肆掠挺重囚出輕繫秋冬征不義嚴號令  
察阿黨校田獵蓋陽德發生長育在候靜事無刑以順  
景風商氣肅殺閉塞成功論獄報罪以準陰德漢制春  
夏不論重刑新莽盛夏殺人於市萬方怨咨不勝其虐  
蓋王者不可逆天時逆天時則民怨民怨則和氣戾和  
氣戾則旱蝗妖眚無所不至矣易曰仰觀乎天俯察乎

地又曰應乎天而順乎人語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詩  
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書曰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  
皆謂王者法天之道也國家應運承統光啓三聖布和  
行惠澤潤幽遐但論決之科有殊經義下臣愚昧私心  
疑惑伏願陛下隆守成之規議變法之惠詳觀六籍取  
法四時頒詔郡國著為定式應立春已後立秋以前不  
報死刑式符時令俾萬方知好生之德天和無傷戾之  
妖世而後仁誠在斯日

禁淫祀

臣聞聖人之制祭祀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以勞  
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則祀之非其倫擬不  
籍祀典歷代法制多禁淫祀蓋黔黎無識黷神右鬼妖  
巫憑之詐降靈異元元從之祈禳厭勝且雞豚醴酌祀  
無名土木貧者貨鬻以供祭賽村聚里閭廟貌相望春  
夏秋冬歌舞薦仍民產益薄而蠶食滋甚以是而觀頗  
殊至治仲尼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國家道化風行光



被八極鄙遠之民尚循流弊誠當峻示科條禁其詭誕  
杜齊民蠹耗之源抑巫覡妖怪之本若垂之典法乃富  
庶一端風俗無邪式臻康泰

賤商賈

臣聞周禮曰商賈阜通貨賄傳曰通商惠工蓋成四民  
之業以通天下之財然則懋遷有無美利三倍游手之  
民爭趨負販先王之制有以賤之漢興察亡秦之弊抑  
浮惰之業應賈人衣錦繡乘車馬名田為吏皆從禁絕

謫以成邊算比奴婢尚有積貨累鎰擬封君者况乃貴  
之乎國家奄有華夏車書萬里而經營之制未逮商旅  
至有持梁鬻肥擊穀列第妻孥服珠玉奴婢衣紈素畫  
思積滯之計夕念兼并之術或駕馭州郡頗為豪橫束  
貧民於穀中邀美利於天下在賦役之課優容於農家  
闕市之征姑息於平民衆以為法賤稼穡貴游食皆欲  
貨未邦而買車舟棄南畝而趣九市臣竊恐不數十年  
間賈區夥於白社力田鮮於駟僮願陛下用漢高之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察桓譚之議法賤其類闕倍其征立車馬之禁限衣服之儀少以抑之則去末反本之心生矣

### 論將帥

臣聞將者人之司命國家長城將相之任非材不居求材之道斯為難哉若以頌首胼胝為壯則秉鉞非角觝之戲以巨觴大炙為勇則建矛非飲食之場以彎弧提劍為彊則上將非一人之敵以遭逢故舊為忠則三軍非恩澤之任在觀其器能察其性情輕者易恐躁者易

脫狠者易激疑者易動驕者易誘弱者易誣剛者易誤  
况其材不同而其任復異任文儒則懼其畏懦任英武  
則防其跋扈任剛勇則慮其寡謀任庸鄙則恐其敗事  
是則幅員萬里殆無將業豈其選任殫之良規但赴赴  
之夫良多客氣既昧今古孰知成敗春秋卻穀為將敦  
詩說禮戰國孫吳論兵文動辭采漢興曹參趙充國祭  
遵盧植魏晉諸葛武侯杜預羊祜唐李靖郭元振裴度  
或立戰功或為名將觀其武略抑資文術以是而觀可

否自分前事元龜後之法則但能精選文臣材兼智勇  
若多識前賢事迹必資通變機籌授之斧鉞臨事可裁  
然後旁選英雄列為裨佐以勇佐謀舒急相濟謀者足  
以制敵勇者足以冠軍二者有方則師律正矣

### 計北寇

臣聞外裔薦食邊境為日久矣周道中興宣王薄伐秦  
氏孔武逐之塞北雖築長城終非良策漢高北伐師挫  
白登奉春獻議乃約和親供給至豐寇掠無厭太宗之

年侵軼岐雍孝武窮兵崇街秉律精銳深入推敗醜類  
甘露之中呼韓款塞當是之時敵勢微弱中國懷禦疎  
密有宜新莽盜漢寇心復戾世祖中興敵分南北勢既  
携離邊防稍泰實憲總師遂破其種逮及桓靈復患寇  
鈔漢祚綫絕中原瓜割擅毳大盛亂華猶夏周隋之際  
突厥驕矜戎后外入宗女外降唐室有開邊境多虛渭  
橋之陣文皇盟載雖李靖之擒討蘇定方之破滅邊鄙  
之間不能無害聖宋龍興鄜有諸夏桑穀之賦山海之

利勇悍之士金革之物無有遠邇皆入縣官檢狝之寇  
猶比漢唐非勇之不足枝梧抑敵之梗於疇昔自幽薊  
陷敵之餘晉季蒙塵之後中國器度工巧衣冠士族多  
為犬戎所有迄今六十年間益稔兇狡多誘中原亡命  
之徒善構塞下生事之輩狼貪嘯聚苦於邊邑前年冬  
寇我北鄙暨於澶淵將帥之臣嬰城自守生靈膏血腥  
汗原草自非陛下拯救元元親馳革輅匈奴之氣未易  
當也洎乎天威震耀敵人喪膽遁逃無所獻款歸命陸

下赦其鯨鯢寬其翦滅要以日月之盟質以丹青之信  
若能悛變野心永懷至德紓民偃革大為長策誠恐強  
暴之性不恥貪戾若絕乘虛之寇必有無已之求從之  
則虛府庫而資寇盜拒之則積怨心而起驕慢為國計  
者其猶病諸莫若明待以信陰為之圖以臣料之非難  
事也夫匈奴之衆勝兵者不過二十萬糗糧不過數日  
輜重不過數乘長於寇鈔短於守禦利於騎鬪鈍於步  
戰便於弓矢拙於劔戟以其兵則不及中國五分之一



以其用則不及中國十分之一以其伎則不及中國三  
分之一比年寇盜疆場之臣不能捍者豈天時乎抑亦  
將之不省兵乎夫敵之寇盜無代無之若其敗滅固有  
時矣陛下必欲恢復塞垣清謐邊陲在擇將帥而後議  
之

復塞垣

臣聞匈奴以北有陰山草木茂盛冒頓依阻寇虐中州  
漢奪其地邊用少安匈奴過之未嘗不泣夫有一陰山

猶資敵勢况衰晉不武盡割燕地幽薊雲朔良田沃野  
以之畀敵得無彊盛由茲以來轉為邊患故國家懷之  
以文而不庭加之以武而不至要之以盟而無信賂之  
以貨而無厭憑陵我邊鄙虐害我生靈自爾以來為患  
非一蓋不復塞垣而勞扞禦猶張疎羅以隔蚊蚋秦趙  
築長城漢築五原塞因其山谷設為險阻先代之勞後  
王之利不惟經略有方兼使華夏有限應變無壅深詳  
其理欲為萬世之畫削匈奴之勢莫若復漢故地外鋼

塞垣復地之謀必資良畫誠當計其寇敵選其將帥明其兵政謹其邊防制其閭外皆如所言然則陽示畏弱陰整用度命將領之臣修李牧之法訓兵利器明賞信罰按行營壘親視疾病膏之以恩惠勞之以言辭同其苦樂和其上下整其騎乘名其等列習其擊刺養其勇銳於是豐其金帛陰賂間使訪彼山川紆直之勢察彼將助好惡之性相其機而觀其變因其釁而發其謀疑其君臣焚其積聚優寵降附撫綏邊境令幽薊之民積

思漢之心匈奴之臣有叛主之計乃選一良將為之謀  
主陰勒士馬出其不意夫今之邊界距塞垣裁二三百  
里匈奴入中國之路不過四五及其險隘不闊尋丈若  
分騎兵之甲杜薊門之路出并岱之弩守蜚狐之口然  
後正兵數道攻城略地先平小邑以沮其氣次克大城  
以觀其變匈奴不善嬰守救兵無路而至幽陵朔易不  
降即潰乃命良臣以葺邊塞留飛將以扞禦復修亭障  
導漢舊規則邊馬之塵罕能南暨矣

禁官寺

臣聞天地交而陰陽和，陰陽和而萬物生，故牝牡之分，雌雄之配，鳥獸魚鱉咸以遂性。夫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易以咸卦為下經之首，詩以關雎為國風之首。周官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故聖人法天地之體，行陰陽之化。一物失所以為不可，臣聞古者因下服之刑，制闔寺之官。周禮寺人五人，內臣倍之。漢初置中常侍二人，今之宦者何

踰古制又皆平民子姓齟齬丐養無辜遽遭殘毀受刀  
鋸之苦失男女之性阻夫婦之配絕繼嗣之道上傷和  
氣何虐如之出入殿廷不減百數稽之天道考之古義  
臣竊惑之夫夏后泣辜傷教化失所湯武解網懼鳥獸  
罹害西伯葬枯骨天下歸心漢文去肉刑百姓稱仁豈  
有令非罪之民受椽割之刑自生至死不可復完伏願  
陛下迴兩曜之鑒推二儀之惠布造化之恩順慘舒之  
氣峻立憲章一切禁絕則漢唐之弊革於公朝堯舜之

心感於天下矣

文莊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十四

宋夏竦撰

進策

陳邊事十策

今月八日陝西安撫使天章閣待制龐籍等到府奉傳  
聖旨商量西鄙事宜者竊以繼遷一族本党項遺類居  
呼韓舊地東薄銀夏西至靈鹽南趣廊延北抵豐會迤  
邐平下輻員千里太平興國中繼遷逃背鳩集萬騎屢



寇朔方歲發兵夫送糧草每邀險肆掠為害不一至道  
初特遣洛苑使白守榮等率重兵護糧四十餘萬遇寇  
浦洛河兵夫潰走自相蹂籍糧卒並沒守榮等僅以身  
免朝廷旰食闕輔騷然太宗皇帝召宰相議之呂端始  
欲發卒由麟府丹廊延環慶三路趣平夏襲其巢穴太  
宗難之且曰三道深入用甲卒幾萬何人為將帥何人  
護輜重表裏砂磧何處會合須更熟籌不可輕舉是時  
邊患方深議者不已至秋遂命李繼隆出環州丁罕出

慶州范廷召出延州王超出夏州張守恩出麟州五路  
趣平夏竭內帑之國財罄關中之民力繼隆與丁罕合  
行十數日不見賊張守恩見賊不擊相繼引還王超范  
廷召至烏白池以諸將失期士卒困乏而回此際先臣  
隸於廷召備見輕舉之害然是時繼遷當兄繼捧入朝  
之後為曹光實掩襲之餘遁逃之跡窮蹙可知涼州博  
囉齊沙州曹延祿皆受朝廷節度使掎角追討靈州河  
外大涼小涼河西北藏擦勒等數十蕃族皆有讐怨願

助國討除尚猶累歲積年不能撲滅太宗又問宰臣曰  
卿等莫別有擘畫當時宰相但錯愕莫之能對太宗亦  
不悅久之先皇帝即位鑒追討之弊愍關輔之勞惟戒  
疆吏謹烽堠嚴卒乘來即驅逐去勿追捕嘗出陝西地  
圖自指山川堡塞示宰臣令移兵簡費又以涇原地最  
要害屯兵甚衆命增置鈐轄都監以備奔軼此實先帝  
之聖斷遠圖也然拓跋之境自靈武陷沒之後銀綏割  
棄以來假朝廷威靈聚中原祿賜畧有河外役屬小蕃

德明元昊久相繼襲貿易華戎捃剝財用拓地千餘里  
積貨數十年較之繼遷勢已相萬其于妄作名器僭製  
車輿誇咤旃廬跳梁沙幕亦有日矣朝廷待以遐荒置  
而不問芻豢過飽猖蹶遽彰所宜誅夷以塞公議然而  
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昔兵家皆  
欲先勝後戰則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勢  
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士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  
也以興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

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軍行三十里自齎糧糗則不能支久須載芻粟則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于速戰儻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竒伏夜撓營柵師老糧少深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渡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綆苟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夾攻未知何謀可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謂無策若繕完壁壘修利器械約束將佐控扼險

隘但輒過于歲月不豫計于勝負是今之常制也則慮  
體分勢異衆力不齊曠日持久軍食難繼事不先定則  
有後憂若威以文誥格以干羽勝決帷幄師行衽席必  
有成算繫于前籌此非臣之所及也臣今但有十策十  
事列上如左

一今之關塞延安險阻秦州地遠易為控扼所最憂者  
涇原次則環慶涇原莫急于鎮戎環慶莫急于慶州戎  
人狡猾必不肯舍平易而趨險阻此敵情之易料也古

之用兵皆擇其精銳先當矢石謂之握竒跳蕩是為竒  
兵其次疲軟則以守城壁近年之弊強弱兼用強為弱  
累戰多無功又中國長技莫先強弩近年之弊參以他  
兵不能專用已長攻彼之短今若令涇原環慶兩路各  
於土兵禁兵或弓箭手內擇弓刀鎗槊手三二千副之  
涇原令高繼嵩張亢主之環慶令劉平趙振主之日夕  
訓練常如寇至如有警急則令自涇原界望環慶路橫  
絕邊徼數百里間往來交擊互為首尾傳矢持滿俟中

而發一發萬矢三得一中則十發之矢以殪三萬餘人  
羌戎羶毛毳不易支也仍乞立為強弩指揮特升兵額稍  
增月給以震軍聲以壯士心但恐賊界聞有此謀必不  
敢容易窺塞其偏裨將校道路堡塞並委劉平等臨時  
選擇處當此實制勝之大端也

二緣邊熟戶號為藩籬除延州李金明胡繼諤二族與  
賊世讐受國厚恩勢必向漢自餘熟戶如二族者十無  
一二羌戎之性貪利畏威若不結以恩信憚以威武而



欲倉卒驅之禦敵漢強則助漢賊盛則助賊必矣其敏  
珠爾等蕃族又納質賊境居既首鼠戰必倒戈元昊窺  
見此隙所以勾招打敵脅以鋒鏑誘以貨財國家非不  
知其若此所宜速見良畫深破賊計及早羈束以固藩  
籬此西陲之急務也臣前後累狀陳啓未蒙開可伏乞  
采臣前奏下臣令勘會逐州部族首領量人馬事力授  
以職名第給祿賜蕃官俸料至微所費不厚若控制有  
宜得其死力則為利至大或其間向漢不堅即令重納

有力量質子或有自恃先強招撫不至者則令劉平等  
非時伺便以強弩屠其種落此策若行足以破賊計而  
張國威也軍志云先人有奪人之心伏乞觀此事機早  
賜裁定

三甘涼首領河西大族繼遷賜爵之後德明承襲以來  
仰恃國威吞噬畧盡回鶻吐渾去朝廷地遠難收其効  
惟有吐蕃與賊世仇且勒斯賚住總噶爾對賊巢穴轄戩來  
都錫據賊上游臣累奏乞詔置勒斯賚進討破賊之日許

以西平之封授二子靈夏節制又乞遣使都錫撫存轄  
戩令父子和協共力破賊未奉回旨竊慮議者以為元  
昊既破地入吐蕃則且勒斯賞勢大復生一敵此議乃計  
之不熟者也平夏逆黨習于劫掠吐蕃雖衆兵技不敵  
但欲使且牽賊勢必未能盡平狡穴若此際不收實效  
而徇空言非國家之利也伏乞采臣前奏早賜指揮先  
朝博囉齊克靈州西面都巡檢使尚欲蠻夷相攻遥制  
遷賊况且勒斯賞向化父子受官不于此時遂其忠憤差

之毫釐深可惜也若前議得行必恐吳賊未敢輕離巢

窟伏乞聖鑒深察此議

案宋史吐蕃傳置勒斯賈始居都錫城既居葉公城徙居總噶

爾城後又徙莽沁又徙居青達宜勒斯賈三妻喬氏生董戩其二妻皆李立遵女也生轄戩及瑪克占覺立遵死李氏寵衰斥為尼置郭州錮其子轄戩瑪克占覺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總噶爾置勒斯賈不能制瑪克占覺因撫有其眾轄戩居康古此策宜勒斯賈住總噶爾轄戩來都錫與史文不同未知孰是故附記之

四陝西四路兵甲不少但地有險易路有遠近寨柵有

多少軍分有勇怯易防處合減兵難守處當增兵兵之

增減即須察其險易量其遠近計其城寨均其勇怯使

各盡其宜朝廷去邊陲遠但因逐路所乞差發士卒所以臣前後累奏乞均勻加兵今來伏蒙朝旨許令那移駐泊尚慮邊臣占恠甲兵鮮克公共方今西鄙唯涇原環慶最須備禦其兩路犬牙相入烽候相望分之則勢孤併之則勢大物理之常也欲乞劉平罷廊延安撫兼涇原總管所貴表裏相助首尾相應張大軍勢壯勵士心亦防邊之最要害也

五設使元昊謀犯邊境量其事勢豈能四路俱來必是

擇一平易路分併兵衝突其餘邊界即分三二千騎往  
來出沒牽制我師此賊計之可前料者也今來沿邊兵  
馬總而計之數亦不少若各守路分則不足互相策應  
則最近者雖奉朝旨許令互相照應竊恐緩急邊臣執  
守文義不肯分兵相援欲乞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有賊  
馬犯邊令四路互相關報分兵策應廊延可以策環慶  
秦隴可以策涇原若此則沿邊勢合軍聲大振是計儻  
行固足以預制狂賊也

六元昊旅拒以來陝西加兵所費糧餉不少尚賴累年  
關輔大稔易為計置今夏稍旱二麥薄熟粟豆苗晚秋  
成未克設使元昊復稱臣納款沿邊亦未敢班師若宿  
兵塞上邊稼不豐持久之謀未知安在所以臣前奏乞  
令陝西諸州各招置神虎保捷等軍各一兩指揮令逐  
州訓練精熟却乞那移關東兵馬歸回有警急則令逐  
州量留士卒外並勾赴邊臣一則關中土兵勁悍耐于  
馳騁二則減省沿邊芻粟三則可為悠久之計

七關右沿邊舊俗輕悍喜為寇盜山林深阻難為搜捕  
加以近邊蕃戶以藏盜為業若敵騎犯邊人情恐動或  
飛輓稍頻丁夫逃潰互相扇搖聚而為盜關中官司不  
可不預為之計也咸平中陝西轉運司曾抄點保毅軍  
六萬八千餘人防城備邊今來西陲安靜多年若遽行  
此法則恐人戶驚擾別生寇劇前奏乞添置弓手三兩  
倍及乞置壯丁獵戶緩急可以防守城壁把截要害却  
那得正兵出入野戰此實令之寓令也朝廷檢詳前奏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四  
早賜行下付臣當司差官添置候賊平日即却罷遣一  
則不費供饋坐獲其用二則不動羣情易為辦集比點  
保毅軍及抄弓箭手利害相萬也

八沿邊小寨多是曹瑋建置常時禦備警寨防遏逋逃  
似有小利羌戎入寇則難于處當分兵固守則州郡勢  
危守禦不定則所蓄芻粟翻為寇糧又遠近傳聞亦是  
亡一城寨滋益賊氣且損軍聲欲乞宣旨沿邊總管司  
勘會小寨有兵少糧多不關要害先支沿邊巡檢等軍

馬就食盡糧草所有小寨逐月廩給却令就大寨旋請  
如有大段警急勢必難敵則令併小寨士卒入大寨把  
隘相殺一則免資寇盜二則併得兵力于要衝之處以  
禦奔衝

九方今備邊之計最宜積穀故趙充國云糴三萬斛穀  
羌人不敢動矣况關輔稅租有限歲時豐儉難常若卒  
調兵食急賦橫歛則秦民輕悍咨怨易興此不可不預  
計也近者有詔入粟拜爵須是巨富之民方能佐縣官

之急欲望朝廷詔關中州縣有犯過誤連累之罪情願  
收贖者許令召保于沿邊諸郡入粟贖罪每銅一斤準  
粟五斗良民救患何止樂輸諒不踰年塞下之粟必稍  
充羨寬宥過誤全民膚體足以上副陛下至仁之德又  
慮議者以為國家全盛之際不當貨刑示弱此議亦思  
之未切也且爵者名器尚許拜授若寬刑赦過得粟便  
民比之拜爵此為優矣

十候教習勁弩指揮招置土兵添差弓手各有次序即

乞委任當司差官揀選沿邊冗兵於近裏州軍及減  
騎軍回關東仍省沿邊閒冗吏員古者將帥授命本朝  
皆假之威權許以便宜使得盡力今來朝廷儻采所陳  
則乞特依古制借以銜勒令竭疲驚仍乞指揮諸路總  
管司臣僚今後每事遵稟安撫司指揮不得怯懦自謀  
妄說事理開奏上惑朝聽如有寇賊奔衝並須出兵守  
險持重伺便痛行殺戮不得披城玩寇放過賊馬令入  
他處如違以軍法處分如此令行下則邊防畏懦之臣

預謀戰鬪不敢只作守城自全之計

右謹具如前伏以國家富有四海重熙累洽物力全盛忠賢間出昔魏有一段干木晉人不敢窺西河江左有一謝安苻堅喪百萬之衆以此計之蠢爾羌戎豈敢輕犯邊境但元昊資性兇忍輕背國恩鬼得而誅滅亡可待未授首間朝廷之議不得不過為備禦然賊境最多姦人盡知緣邊虛實料其逆黨聚謀必須潛闕間隙方敢作過若國家處置得宜任人不雜使陝西內外城邑

戰守有備元昊豈敢容易輕離巢穴自取敗亡况關塞  
防秋古今常事傳云無恃寇之不至恃吾有以待之此  
言誠得守邊之要也頃繼遷亡沒德明尚幼族中親屬  
強梁者衆德明甚懼倉惶送款當時有司不能裂河南  
之地封拓跋諸親令其勢分間起自相殘賊而乃併錫  
真命愛一孽童數十年間祿賜養資冠糧者多矣至  
今義士為之歎惋是知此際巖廊裁處不可不深圖遠  
算也臣素業刀筆不諳軍旅昨蒙推擇付以西事雖繼

陳方畧多以迂闊不合迂議進退維谷憂駭可知豈謂  
天慈更容訪逮拜恩滙懇敢不自竭其所陳十事實臣  
在職見聞夙夜惟忖心慮所及咸罄于是伏乞聖慈下  
兩府裁酌如稍近于理即乞特賜詳擇施行敢不虔奉  
德音漸圖遠蹟然而成大益者忌小害獲遠利者無近  
効方今許國者多言事者衆或不周知利害別議建明  
事未成間遽有更改則邊臣之計惑矣此則須賴陛下  
倍賜主張勅左右大臣專主斯議自古內外相維則有

成績羊祐杜預非張華主之則不能平吳石雄劉沔非  
李德裕主之則不能平上黨布在方策較然可知若臣  
所陳庸昧不遠前談徒煩聰聽無足采錄即乞早選能  
吏代臣經畧西事別詢竒畫免誤公朝矧將者三軍司  
命國家安危之主不可一日輕付常才忽于大計若西  
陲失備則他寇相因伏乞朝廷深賜哀察干冒宸嚴臣  
無任祈天瀝懇激切之至謹錄狀陳乞以聞伏候勅旨

募土兵奏

附



陝西防秋之救無甚東兵不慣登陟不耐寒暑驕懦相  
 習廩給至厚土兵便習各護鄉土山川道路彼皆素知  
 歲省蜀糧鉅萬且收聚小民免饑餓為盜代兵東歸以  
 衛京師萬世利也借欲以寡擊眾殆虛言也

按宋史疎所上十事

當時頗採用之其募土人為兵令下而楊偕奏言西兵  
 比繼遷時十增七八縣官困于供億今州復益一二十  
 人則歲費不貲若訓習士卒使之精銳選任將帥求之  
 方畧自然以寡擊眾以一當百矣疎云上兵訓練可代  
 東兵此虛言也自德明納欵以來東兵猶不可代况今  
 日乎朝廷下疎議疎奏云云偕復奏云自古將帥深入  
 殊庭霍去病止將輕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  
 斬捕過當又將萬騎踰烏蓋討遼濮涉狐奴歷五王國

過馬支山千有餘里合兵鏖擊蘭下殺樓蘭王虜侯王  
執昆邪王子收休屠祭天金人趙充國亦以萬騎破先  
零李靖以三千騎破突厥又以精騎一萬至陰山斬首  
千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擒頡利以獻自漢以來用少擊  
衆不可勝數竦在涇原守城壘據險阻來則禦之去則  
釋之不聞出師也竦懼戰或敗歟託以兵少為辭爾竦  
言上兵各護鄉土自古有九地士卒近家謂之散地言  
其易離散也第以近事言之閭門祇候王文思出師敗  
北而上兵皆竄走惟東兵僅二百人殺敵甚衆以此知  
兵之強弱不繫東西在將有謀與無謀爾今邊郡參用  
東兵土兵若盡罷東兵亦非計也古人有言非隴西之  
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今防邊東兵人月受  
米七斗五升土兵二石五斗而竦乃言東兵廩給至厚  
又不知之甚也竦又言募土兵訓練以代東兵且土兵  
數萬須募足訓練雖二三歲未得成效兵精猶恐奔北  
豈有驟加訓練而能取勝哉竦議遂屈令竦奏全文已

逆惟本傳存其大畧謹  
附錄于此以補其闕云

文莊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莊集卷十五

宋 夏竦 撰

奏議

擇牧守奏

伏以今之牧守當古諸侯權有生殺祀有社稷其人存則王澤下流天時無害庶官各守其序四民不遷其業其職廢則旱蝗肆孽瘡痍徧野政出于吏胥獄成于賕賂故國之股肱莫先其任漢宣有言曰與我共治者其

惟良二千石乎國家之制貴尚州牧在顯忠遂良于斯  
為盛而求賢審官或未純一頗有因緣久次出分符竹  
結託貴要遂領藩條或得用于虐刑或成名于厨傳以  
是奉法各異為政差殊強者失於猛寬者失于縱謹者  
失於凝滯敢者失於造次和者弊於黨狠者弊於戾或  
貪而有能廉而無材明于法令拙於化育喜于慈惠疎  
於防戒雖材不求備難以適中而任官惟賢固宜慎選  
然則罪莫大於貪暴愚莫甚于闇懦去此而徃其失可

追伏願陛下委任台司議新其職明考課之令重刺舉  
之權自非該通學術熟習政事者不得除授仍歲詔尚  
書省上其殿最明示賞罰若為治有狀則即郡進爵但  
其善化不渝何必三年而代無使人疲於迎送官弊於  
數易惟陛下念之夫隆守文之業增太平之基不在斯  
人誰塞其責

擇令佐奏

伏以國家安危本乎蒼生蒼生治亂繫乎宰字之官於

民甚親古者子男之國今為令佐之任故漢詔郎官出  
宰百里百里之任非材不居國家之制若何輕之春秋  
之義用賢治不肖用貴治賤方今令佐弊居叢睦或醫  
師畫工之訴貧窶或京百司吏之論久次貴游子弟之序資  
蔭京朝職官之遭削奪者皆得調授州縣之間吏道益  
雜率多不善文法罕諳政事下有妻孥以牽其心上無  
清華以誘其望樂於因循甘於賕賂皆曰過且罰不失  
為同類罪且棄不失為豪民以是而觀非用賢治不肖

者也况州縣之儀苦於庸賤稽首階墀廝役公府民之疾苦不能抗行州之蠹食不敢力禦或牧守非材好自尊大輕視王之命臣不若已之僕御賢者忍耻懶圖政事愚者徇財不顧輕辱以是而觀非用貴治賤者也夫用不肖治不肖則政弊用賤治賤則民不服以水濟水誰能食之嗚呼縣境相壓令長比肩一清九濁尚為多賢比屋空虛百里瘡痍傷天之和致時之灾不在斯人誰當其咎伏願陛下軫念元元垂意令佐擇其材能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五  
其不肖貴其爵服去其庸賤合仲尼春秋之義流先王  
愛民之惠則太平之化可階而至矣

去貪吏奏

伏以貨賂不行之謂公朝脂膏不行之謂良吏公朝正  
則齊民悅良吏存則善政舉故政以賄成傳書其罪貪  
人敗類詩刺其姦蓋為政者忌貪貪則憎愛憎愛則舞文暴  
物無所不至故於憲法特峻其科拒其誅剝則淫涓莫分  
餌之幣帛則鈎弦共直銓選之司貪吏先而廉吏後鞠

詢之寺豪民直而貧民枉會府不絕于請求棘寺頗聞  
于市法幸居清要則市甲乙之科覬蒙超擢則買清白  
之舉中官受命率訪珍竒武士在官多謀聚歛牧守納  
賂于珠金令佐受獻于絲穀郡遇督察之官則瘡痍累  
月邑經簡稽之使則罷弊踰時或吏蒙其上朝輸其貨  
則夕淪受福暮違其求則辰起當咎富者傾資竭產以  
赴其急貧者質妻鬻子以救其苦蒼生雖痛誅求賊吏  
罕聞敗露蓋人懼仇讎事微證引旁無糾擿之吏上多

容匿之徒君子忍耻而不言有位制姦而寡術伏願陛下寬直言之罪嫉幸民之弊內擇憲臺之吏專察百司外選剛正之官分按天下探聽民聲稽驗政迹無狀者投畀荒裔坐贓者禁錮終身庶當仁義之朝皆勵廉平之節

厚文德奏

伏以文乃國章國寶文體觀盛衰鑒興亡察奢儉考愛惡莫近乎文唐虞之典辭大意明益禹之謨氣直體壯

太康失邦五子之歌悲且怒太甲不明伊尹之書戒而  
諒周德盛而闕睢樂王道衰而黍離怨秦風舊而車鄰  
大唐德遺而蟋蟀儉說辭偽而戰國亂仙詩邪而秦室  
壞漢德寬大文比三代義本六經而旁引災異豈雜霸  
之道見於文乎哀平之衰識緯亂典遷洛之後其弊風  
流但著述之文氣尚清壯魏晉以降文采勝質江左之  
風虛澹為工裴子野劉勰之譏諒不誣矣李唐氏作緝  
熙禮樂多士盈庭辭有雅氣迫其叔世旋亦輕靡五代

亂離諸侯僭竊辭體異懦幾於墜地國家駿命攸隆王道馴致材為世生文德宏壯四代而下無或比崇而近歲學徒相尚浮淺不思經史之大義但習雕蟲之小技深心盡草木遠志極風雲華者近於俳優質者幾於鄙俚尚聲律而忽規箴重儷偶而忘訓義况陛下睿謀如天聖政淳素若何逢掖之生乃循流蕩之弊伏願朝廷進用醇儒激勵浮俗考試之制推先策問非五經不得以對非常道不得以言但以義理為尚不以聲韻為限

則學無濫進人知嚮方不數年間文必大變跨東周郁  
郁之美抑西漢煥乎之盛惟帝念之其道非遠

議貢舉奏

伏以隋設進士之科唐氏特隆其選歲登榜帖不過三  
十賢俊之器將相之具在其中諒不虛語然主司慎選  
弊於回撓豪右角逐之衢是非鋒起之場進孤寒則道  
直而有悔私權貴則道枉而無咎貢舉之間因循滋弊  
國家大設場屋旁求髦俊雖搜賢之禮博於虞夏而登

科之士冗於隋唐濫者或輩進材者或旅退薦書未達  
於冕旒馳聲已滿於塗路求夫厥由其弊斯在始則天  
下州郡薦送冗雜祝謁已先秋賦里選何有至公擇官  
一郡選賢數縣錚錚佼佼推為翹楚故大藩動盈百數  
支郡不遠百里一賢無乃多矣次則省試有司優容過  
當或以三應五上華顛鮑背嘗對揚金殿授薦邊城皆  
蒙姑息取預科級明試之道無乃遠乎若萬方上計局  
鍵貢闈衣冠鱗萃而萬數卷軸山積而億計良楛相雜

精粗交半銓品之官不踰五員考試之限不越三旬雖  
周孔無以施其鑒荀孟無以展其材况主司不一好尚  
差殊學古者注意於策論修辭者宅心於詩賦簡畧者  
鄙其闕衍綺麗者輕其質直鑒裁既紛品題乃惑緇素  
無常色金土無定價燕雀遇便風則高翔千仞蛟龍無  
尺水則困於泥塗故工拙之狀多乖外望致躁競之士  
騰口謗議為朝廷計者莫若改立制度頒下郡國自今  
本道舉人各於都會取解專委輸運之使慎擇秋賦之



官選采良士上名禮部朝廷於是選官十員立限一季先則品題所業次乃詳考呈試不得以場籍年齒御試遠人妄分條目濫居等級但詩賦策論俱善為上等詩賦優而策論劣策論優而詩賦劣者為中等自餘不逮皆從駁放擇材而升不限其數奏名之日則榜列程試合格者自省門而右丹筆題注明下臧否標其警策之辭識其疣贅之語凡於卷末統論得失合送合落各令知悉如有不當並聽言上是則主司無啟倖之門薄徒

有知過之心進人以禮

平筦權奏

伏以齊桓彊主夏盟始議鹽鐵漢武外事夷狄乃興筦  
權魏晉周隋沿革非一唐氏因之兼增權數貞元之際  
復行茶稅山海之饒盡於國矣夫天地之利與民共之  
藏財於民非欲盡取故曰民之不足君孰與足又曰百  
姓足矣君孰與不足蓋君以民為心民以君為體未有  
心勞而體逸支瘠而身壯者也國家富有徵稅充牴府

藏雖君王之心務推寬大而聚斂之臣競為苛細刻取  
羨餘不知紀極至於海濱之民食無鹽滋山居之人飲  
無茶味若有負販必與吏共是網密於平民而法寬於  
姦猾權酷之制近年尤急或增見在之課或追已亡之  
額或明下詔條公相剗奪所入至微而爭端鋒起州縣  
之獄自此滋豐竊為陛下惜之夫筦權不可廢可以平  
其法法不必急急則民望於上亦不必緩緩則利歸於  
下在任廉平之官使喻朝廷之意削除冗制務存大體

上不虛國下不迫民則政在其中矣孟子曰文王之囿  
七十里人以為小蓋與民共之也夫以利共之以道取  
之以禁防之以籍正之徧行而不盡雖禁山銅海而民  
不為怨矣

抑僊釋奏

臣聞舜禹商周之有天下文以經邦國武以戡禍亂政  
以齊民教以導俗故家給人足元元豐厚漢氏陵遲魚  
目入珠樹黃老之談導浮屠之源歲月滋深枝派寢茂

蕭梁之佞象教勃興李唐之謫真風益廣招藏游惰蠹  
耗衣食誕誑吾民十室而九雖間有鉅儒輸誠獻諫深  
根固蒂無以拔去國家經啟古義深抑流弊狹度人之  
制峻修崇之禁九州穆若有識交慶而大藩尚踰千人  
小郡猶登百輩訪諸輿議其倖可知皆言京城寺觀每  
歲頗得度人或暫考經業或但聞久次便受戒錄即登  
名籍四遠之徒游手之民皆擔簦負幣求度輦下詩云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有書軌

混同憲章殊異又聞其徒豪右多聚貨泉因誕降聖辰  
仰望王澤或徼幸命服或希覬寵號仲尼曰惟噐與名  
不可以假人忍使恩耀光被髡褐求之典籍甚為無謂  
伏願陛下恭循典法錫命司存省度人之禁去紫衣之  
制庶令驕嫚之民罕趨浮惰之業聖朝善政自可遵行  
仁義何必恢崇釋老而後教化式孚區區之言伏待裁  
擇

總大綱奏

臣聞易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為而治者其  
舜乎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非謂端拱黃屋不親庶  
政納進熟之計受蒙成之福蓋言聖人勞于求賢逸于  
得士左右前後股肱耳目皆任循良一人虛心以順天  
下則可以無為矣夫天者君道也四時者臣道也君當  
清明以象天臣當生殺以象四時仲尼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古先明王靡不由此國家中外清謐  
朝廷肅雍陛下臨視萬幾勞神日昃至有論報刑徒簡

稽率伍皆抵軒陛實煩清問臣聞百官承式各有司存  
正則有賞濫則有罰但令恪守條章豈皆取必于上若  
陛下英睿聖神無得而量至于耳目視聽固亦有限日  
出臨朝表奏雲集決其大綱奮以宸斷猶不暇給况親  
其委細勞動聖躬臣竊恐違上事宗廟下撫億兆之意  
願陛下選任賢達責成官事至于閱罪簡卒之比自非  
國家大計理干政教者稍委之所貴庶政簡務清符合  
太一宸體逸豫永享萬壽是則塵露之微少裨萬一



謹邊防奏

臣聞防邊扞寇其要有四遠烽候明約束謹闕梁慎間  
諜遠烽候則寇鈔不至明約束則守禦不急謹闕梁則  
姦覘不行慎間諜則敵情可得不知烽候約束之道者  
不能無禦敵之患不知闕梁間諜之事者不能有得敵  
之利善守邊者令敵不知所攻掠姦不知所刺探敵動  
靜之計進退之期山川之勢法令之制知之而後制之  
譬如乘高建瓴方今邊邑使領循守規轍政無竒狀以

警寇心晝日喧呶唯諾昏夜傳呼更漏暇則飲醖殺觴  
急則方陳甲馬寇至則扃鍵城郭受圍則坐食芻粟內  
無竒兵外無相援四野蒼生任為魚肉以此守邊殆非  
良畫誠宜選任梟雄列分遠鎮堅甲精金勻於給授寇  
來勿縱敵去勿追仍任偏裨經畧邊境相為肘腋互張  
聲勢數年之間深務完葺是則邊民既安邊用亦足矣

洪州請斷祆巫奏

臣聞左道亂俗祆言惑衆在昔之法皆殺無赦蓋以姦

臣逆節狂賊亂規多假鬼神搖動耳目漢之張角晉之  
孫恩偶失防閑遂至屯聚國家宜有嚴制以肅多方竊  
以當州東引七閩南控百粵編氓右鬼舊俗尚巫在漢  
藥巴已嘗翦理爰從近歲傳習滋多假託機祥愚弄黎  
庶勦絕性命規取貨財皆於所居塑畫魑魍陳列幡幟  
鳴擊鼓角謂之神壇嬰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壇留壇  
保之類及其稍長則傳習祿法驅為童隸民之有病則  
門施符術禁絕往來斥遠至親屏去便物家人營藥則

曰神不許服病者欲飯則云神未聽殮率令疫人死於  
饑渴洎至亡者服用又言餘崇所憑人不敢留規以自  
入若幸而獲免家之所資假神而言無求不可其間有  
孤子單族首面幼妻或絕戶以圖財或害夫而納婦浸  
淫既久習熟為常民被非辜了不為怪奉之愈謹信之  
益深從其言甚於典章畏其威重於官吏竒神異像圖  
繪歲增邪籙祿符傳寫日夥小則雞豚致祀斂以還家  
大則歌舞聚人食其餘昨婚葬出處動必求師劫盜鬪

爭行須作水蠹耗衣食眩惑里閭設欲扇搖不難連結  
 在於典憲具有章條其如法未勝姦藥弗瘳疾宜頌峻  
 典以葺扶風當州師巫一千九百餘戶臣已勒令改業  
 錫農及中書神杖鉞灸之脉所有首納袂妄神像符籙神衫  
 神杖神杖帽鍾角刀笏沙羅等一萬一千餘事已令  
 焚毀及納官訖伏乞朝廷嚴賜條約所冀屏除巨害保  
 甯羣生杜漸防萌少裨萬一

文莊集卷十五